英雄后人话长征

父亲的长征，是跟着党走一辈子

■彝族红军战士阿尔木呷后人 王莹

人物简历

阿尔木呷（汉名王海民），彝族，1912年生于四川越西县一个雇农家庭，是凉山彝族第一代红军战士。他1935年报名参军，踏上长征路，随红军胜利抵达陕北。后历任排长、副连长等职，长期执行中央首长警卫任务。1950年返乡后转地方政府任职，为凉山社会发展与民族团结奉献了一生。

每当走进凉山州民族文化博物馆，我仿佛就能看到父亲当年参加革命的烽火岁月。从小到大，父亲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：“我的长征，不是爬雪山过草地走到了延安，而是跟着党走一辈子。”

1935年5月，23岁的父亲迎来了改变一生的转折。当时，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挺进越西县，消息传到县城东郊的密林，父亲心头一震。听闻红军到来，他约上两个同伴，冒险下山打探这支“戴红星的队伍”究竟是什么样。

父亲说，他一大早就在越西城看见5个红军战士跳下马来，隔着老远笑着喊：“老乡，你们受惊了！”父亲看着他们买东西照价付钱，说话一口一个“彝胞”，平等又亲切。

父亲当即投身革命，并选用汉名“王海民”。当时，越西有上千名彝汉青年报名参军。

一入伍，父亲就憋着一股劲要立功。海棠镇一战，他瞅见一名敌兵正瞄准班长，果断举枪射击，命中敌兵，当天被火线提拔为副班长。爬雪山时，查尔瓦披毡是他唯一的御寒衣物，一小块盐巴是他最珍贵的补给。累到脱力、冻到麻木时，他就含一点盐巴，渴了就抓把雪含到嘴里……就这样，父亲跟着党一路走到了陕北。

后来，从没上过学的父亲进了抗日军政大学，从认“中国”“红军”开始，慢慢读懂了民族平等、革命到底的道理。大生产运动中，他和战友一起纺线，绕出来的线轴齐整紧实。看着首长和战士一起开荒种地、一起吃粗粮，他深切感悟到人民军队“官兵一致、不搞特殊”的优良作风。

1950年，父亲响应党的号召，回到阔别15年的凉山，投身家乡的解放与建设事业。他所在的部队以彝族子弟为主体，战时冲锋在前剿匪平叛，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；闲时扛起工具修路架桥、背起黑板扫盲办学，既是战斗队，也是生产队、宣传队。民主改革中，他翻山越岭走遍各个彝族家支聚居区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带头移风易俗，推动凉山废除延续千年的奴隶制。他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，多次赴北京参会，把凉山各族群众的心声带到会上。

“我们是党解放的，是党培养的，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，绝不能给党和政府添麻烦。”后来任州领导，有人劝他，说我母亲跟着受了一辈子苦，何不给她安排个工作？他当场回绝：“党的权力是给老百姓办事的，不是给自家谋好处的。”

1982年，父亲因病去世。消息传开，老部队的战友们、全州各地与父亲共过事的干部和群众纷纷赶来，有的要帮着料理后事，有的要出钱，还有的提出要给家里解决生活困难。可母亲一一婉拒了，她对大家说：“他生前就定了规矩，不能给组织添麻烦，他走了，我们也不能坏了他的规矩。”

送葬那天，我站在送别的人群里，眼泪禁不住地流。从西昌城到郊外的山岗，自发赶来送别的群众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绵延数里不绝。有头发花白的老红军，有披着查尔瓦的彝族老乡，有他当年带过的兵，还有他帮过的普通百姓。很多老战友边走边抹眼泪：“老领导走了，我们陪他走完他长征的最后一段路。”

从1935年穿上红军军装，到1982年病逝，父亲的“长征”走了47年。从越西深山的穷苦青年，到长征路上的英勇战士，再到家乡建设的开拓者，他一辈子认准了一条路：跟着党走。当年红军走过越西只用了数天，却在这片土地留下了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种。如今火把节的火光映着各族儿女的笑脸，索玛花开遍山野，那支队伍播下的信仰，早已在凉山大地代代相传。

（郭平、刘海祥整理）

到达陕北的部分彝族红军战士合影留念（左二为阿尔木呷）。

资料图片（经人工上色复原）

一纸布告写就民族团结光辉典范——

“一切彝汉平民，都是兄弟骨肉”

■胡亚楠

标语背后

“中国工农红军，解放弱小民族；一切彝汉平民，都是兄弟骨肉……”走进冕宁彝海结盟纪念馆，一面墙上镌刻着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全文，文字直白易懂。多年来，这156个字从未褪色——它说出的，是各民族同胞心底最深的期盼。

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，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区。这里山高谷深，历代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，地方军阀制造民族仇恨，彝族群众对汉人军队充满警惕与敌意。红军面临两条路：一条是硬闯，一条是尊重。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：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，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。

刘伯承的选择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当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提出按彝族习俗歃血为盟时，刘伯承毫不犹豫应允。在彝海边，蓝天碧水为证，两人庄重跪下，以水代酒、歃血为盟，结为兄弟。当晚，刘伯承通宵与小叶丹畅谈革命，刘伯承说：“我们和彝民不结盟是兄弟，结盟更是兄弟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作民族团结的模范。”

“设立彝人政府，彝族管理彝族；真正平等自由，再不受人欺辱。”彝海结盟，绝非孤例。长征途中，红军穿越苗、瑶、彝、藏、回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。每到一地，红军都因地制宜制定民族政策：在藏区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，不准有带歧视性的称呼；在回民区提出“回民的事，由回民自己管理”；红军还郑重废除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称呼。这些政策，每一句都浸润着对各族同胞的尊重与信任，每一项都源于红军官兵对民族平等理念的坚定践行。

中国工农红军布告

中国工农红军，解放弱小民族；一切彝汉平民，都是兄弟骨肉。可恨四川军阀，压迫彝人太毒；兵捐杂税重重，又復妄加殺戮。红军万里长征，所向勢如破竹；今已来到川西，尊重彝人風俗。军纪十分嚴明，不動一絲一粟。經食公平購買，價錢交付十足。凡我彝人群衆，切莫懷疑畏縮。共把軍閥驅逐，趕快團結起来。設立彝人政府，彝族管理彝族。真正平等自由，再不受人欺辱。彝族管理彝族，彝族管理彝族。布望努力宣傳，將此廣播西蜀。

紅軍總司令朱德

老一辈革命家清醒认识到，中国的革命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事业，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。朱德总司令署名发布布告，刘伯承歃血为盟，其背后是对民族平等这一根本原则的坚守。正是这份尊重与诚意，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真心拥护。在川康藏区，藏民们见过清朝的官兵、军阀的军队、国民党的部队，只有红军对他们秋毫无犯。所以阿坝地区先后有5000余人参加红军。民族团结，从一纸布告，变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。

这份力量，一路奔涌。彝海结盟为随后藏族地区的解放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，长征中建立的冕宁县革命委员会、博巴自治政府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政权，为新中国成立后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正是因为长征路上播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，才有了抗日战争中各族儿女共赴国难的同仇敌忾，才有了解放战争中“百万雄师过大江”的磅礴气势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那纸布告上的字迹已然斑驳，但“一切彝汉平民，都是兄弟骨肉”的精神历久弥新。今天的人民军队，从高原哨所到边防海岛，从抢险救灾到海外维和，始终与各族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。新时代的长征路上，人民军队赓续着这份刻进血脉里的传统——用最真诚的行动赢得信任，用最坚定的信仰守护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民族的安宁与尊严。

左上图：朱德署名的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。 资料图片

缝进百褶裙夹层的队旗

■本报记者 卢东方

冕宁（彝海结盟）

档案启示

初秋北京，天高云淡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”专题展厅里，一张老照片吸引了前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陆军某旅官兵注意。

照片中，彝族妇女倮伍乌吉嫫双手展开一面写有“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”的旗帜，神情庄重而坚定。这面旗帜，正是当年“彝海结盟”的历史见证，更是我党我军民族政策实践的生动注脚。

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，为抢渡大渡河，必须穿越百里彝族聚居区。彼时，因复杂历史因素所致，彝区民族矛盾比较尖锐。因而敌人认为，红军要想借道而行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时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部进入彝区时，不仅命令部队严守纪律，更是通过懂彝语的向导，将红军“民族平等、民族团结”的民族政策，一字一句传递出去。这份赤诚，深深打动了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，双方按彝族传统歃血为盟。随后，刘伯承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“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”队旗，任命其为队长，并叮嘱：“一个指头没有劲，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。”

红军北上后，敌人以“私通红军”罪名追捕小叶丹，逼迫他交出旗帜。1941年，敌人勒索1.2万两白银和120头羊，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绝不交旗。他临终前叮嘱妻子倮伍乌吉嫫：“丢命都可以，不能丢旗。”倮伍乌吉嫫将队旗缝进百褶裙夹层，秘密保存多年。直到1950年解放军解放冕宁，她才取出亲手献给了政府。

凝视着这面穿越烽火的旗帜，官兵们低声探讨。“红军靠什么赢得了彝族群众信任，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？”带队干部孙指导员及时引导大家，思考红军为何不动一枪一炮就能获得穿越彝区的“通行证”。

“在彝区时，红军发布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，提出‘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’，尊重彝人风俗”“大方赠予彝族武装枪支弹药，留下银元酬谢为红军提供粮食的群众”……官兵们在这段历史中钩沉索隐，细数着红军为彝民所做的桩桩暖心事。

“枪炮换不来‘通行证’，尊重却可以。”这时，来自四川冕宁的排长余聪有感而发，“正是党的民族政策、严明的治军纪律，赢得了民心，帮助我们这支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。”

“没错！”孙指导员接过话茬，目光扫过每一名官兵，“这份真诚为民的赤诚之心、高度自觉的铁的纪律，就是我们今天必须传承下去的宝贵财富。”

孙指导员的话，让官兵们想起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。一次野外驻训期间，驻地周边突遭暴雨袭击，洪水威胁着附近村庄。连队官兵闻令而动，紧急驰援，与村民并肩战斗，在泥水中抢收庄稼、转移财产，连续奋战10多个小时。任务结束时，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双脚泡得发白，却无一人叫苦。而村民们自发送来热腾腾的饭菜和热水……那份滚烫的情谊，至今让官兵们心头温热，更深刻体会到了“人民子弟兵”沉甸甸的分量。

“当年，红军深入彝区，维护彝民权益，深得拥护爱戴。今天，面对艰难险阻，我们更要深刻践行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’的根本宗旨。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最鲜亮的底色！”孙指导员的总结铿锵有力，引发在场官兵的强烈共鸣。

历史与现实，在这一刻交相辉映。昔日，小叶丹遭到敌人追捕，宁死不降，交给妻子守护的这面旗帜，如今成为民族团结与革命信仰的象征。每一批来此参观的官兵，聆听这段历史，灵魂深处都会受到强烈的震撼与洗礼，激励着他们以实际行动，在新时代续写军民鱼水情的新篇章。

不久前，该旅承接驻地多所高校军训任务。训练间隙，官兵们将这面旗帜背后的故事，以及彝海结盟所蕴含的深刻内涵，讲给年轻的学子们听。长征精神中那如金子般的军民情谊，如同投入湖中的石子，在青年一代的心中漾开层层涟漪。

下图：小叶丹妻子展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。 资料图片

彝海清清映初心

■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彝族干部 布哈

青春致敬青春

不久前，我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梭梭拉打村执行某项任务。其间，跟老村支书阿普谈及近几年当地人民生活的变化，他说：“老辈人常讲，当年红军过拖乌山，把老百姓的事都一桩桩一件件地考虑到了。”这句话让我想起彝海北岸那3块静静伫立的青石，想起当年那个歃血为盟的午后。

1935年，红军走进大凉山地界。此前，敌人已把“赤面獠牙、杀人放火”的谣言撒遍了彝寨，所以，沿途村寨闭门闭户，彝民武装据山把守。相遇之后，部分红军战士被缴了枪械衣物，可他们始终没还击，宁可露宿山野林间，也绝不擅入民宅半步。进入冕宁县城后，红军将朱德总司令署名的布告贴满街巷，“一切彝汉平民，都是兄弟骨肉”的字句，第一次顺着山风飘进了彝寨深处。

彝海之畔，两碗兑了鸡血的湖水为酒，刘伯承与小叶丹相对而坐，歃血为盟。后来小叶丹带着族人分段护送，为红军抢渡大渡河抢下宝贵先机。

一年后，红军进驻宁夏回民聚居区，同样面对谣言泛滥、群众避走的局面，部队严守纪律，不擅入宅院、不擅动庄稼、不擅取井水，并且帮老乡抢收麦子、修补院墙，用实打实的行动击碎谣言，最终建起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权。

8年前，当我作为扶贫干部走进梭梭拉打村，心里头总揣着当年这些动人的故事。

所以，刚进村那会儿，我没急着讲政策、画蓝图，而是天天往各家各户钻，围着火塘用彝语拉家常，把村里有什么困难、村民都会什么手艺、心里有啥顾虑，都一一记在本子上。

随后，我把本子上的问题带回所在部队，和战友一道梳理、研究，逐一制订方案予以解决。因病致贫的协调医疗资源救治，缺乏谋生手段的组织技能学习，有思想疙瘩的反复上门家访……

这些年，我所在部队在村里新建了武警爱民幼儿园、捐建了爱民书屋，设立了武警励志奖学金、武警爱民助学金，开设了暑期学校……看着村里的大学生从最初的5人增加到160人，有的毕业回来当村干部，我心里成就感满满。

此外，我们带着村民建果蔬大棚，发展特色养殖业，村民的日子开始蒸蒸日上。

有一年，草莓丰收时偏遇连阴雨，山路泥泞，货车开不进来，3万斤鲜果眼看要烂在垄上。我带着中队战士天不亮就钻进大棚抢收，裤腿上的泥水干了又湿，鞋子陷在泥里拔都拔不动……那一次，我们5天5夜连轴转，总算把果子全销了出去，保住了全村人的收成。

如今，彝海畔的盟誓已经过去了许多年，可那个道理从来没变过：你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，百姓就把你当自己人。我们脚下的乡间路，就是当年彝海路的延续；我们做的每件小事，就是对那份盟约最好的践行。路还长，一步步走，总能走到更远的地方。

（赵英华整理）